



沉淀之后的澄澈

□李东华

在我眼里,儿童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文体,它还是一种世界观。儿童文学指向一个迷人的乌托邦,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生灵,哪怕是一只不起眼的蚂蚁、一头猪、一只躲在某个角落鸣唱的蟋蟀、一片小小的落叶、一只遭人厌恶的老鼠……这些在现实世界里常常被忽略、被嘲笑甚或被捕杀的生灵,在这里,可以变成一个理直气壮的主角,获得尊严,获得五彩斑斓的生命。这正是儿童文学吸引我的魅力所在:它看上去那么柔弱,却勇敢地穿越现实世界中坚硬的丛林法则,坚守着众生平等的理念——一种没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盲目与自大的真正的众生平等。所以,当你选择为儿童写作的时候,就不仅仅因为要满足创作的欲望,事实上,它更意味着你已经选取了这样一种理解和对待世界的方式: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沧桑,你总是不忘把掌声和喝彩留给那些被遗忘的弱小者。你总是愿意创造一个充满爱和包容的天地,给那些如初雪一样纯净、稚嫩的心灵以抚慰。让他们在某些坚硬或冰冷的现实面前,可以有一个温暖而坚固的后盾。

很难忘记那一次听彭懿老师讲图画书《我的爸爸是焦尼》。一个父母离异的孩子,好不容易等到爸爸来看他,于是,他向每一个碰到的人骄傲地大喊:“这是我的爸爸,他的名字叫焦尼。”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可是当时在场的很多人默默地流下了泪水,都是些三四十岁的、在人生的路上跌跌撞撞打拼过来的成年人,哪一个人的内心没有铠甲?然而就是这样一本短短千把字的书,在瞬间就可以融化心灵深处重重叠叠的痂。也许这就是儿童文学的神奇之处,它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在单纯中见丰富,在轻盈中见深沉。

在金斯利的《水孩子》里,扫烟囱的可怜的小男孩汤姆一臉煤灰,疲惫地倒在小溪里淹死了。在现实世界里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在儿童文学里这仅仅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仙女出现了,洗净了他身上的污垢,他变成了一个通体透明的水孩子,在一个奇异瑰丽的世界里成长为一个小小的男子汉,这是儿童文学

的“变形记”,它没有通往荒谬与绝望,它有孩子般的执拗:“不,我要走另一条路。”于是它走向了温情和爱。

儿童文学是一种戴镣铐最多文体,性爱、暴力这些在成人文学中常见的招徕读者的噱头,在真正的儿童文学里是遭到排斥的。对于现实世界中一些悲惨的真相也不能不加掩饰地展示,儿童文学的写作真可以用“步履蹒跚”来形容,它的难度也就由此而来。然而,当我面对《魔戒》《纳尼亚传奇》《哈利·波特》等作品,对这些了不起的儿童文学作家们真是心生敬意。他们独辟蹊径,从虚空中取材,以虚构的虚构,在现实世界之外,构筑了庞大而逼真的幻想世界,把一种单纯的文体开辟出如此繁复、阔大的艺术空间。所以,时至今日,儿童文学早已不仅仅是《丑小鸭》《小红帽》,虽然很多中国的家长只知道安徒生。儿童文学大师们已经建造了一座又一座巍峨的艺术宫殿,它早已不是人们眼中的“小儿科”。

喜欢那些在深切地品尝了人生滋味之后,还能够以一双孩童的眼睛看世界的人。儿童文学就应该是这样一种沉淀之后的澄澈,它是小的,同时它的胸襟和情怀又是最为博大的。它不是肤浅的,它是化繁复为简单的,因为一切真理都是朴素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儿童文学写作者,应该是仁者,是智者,是勇者。这样的境界,自己虽不能往,但心向往之。

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曾经勉励我:“你要一心一意写儿童文学!”在我分配到单位之前,我对儿童文学知之甚少,若没有一些前辈和朋友的教导,我将永远失去和它的缘分。那一长串如师如友的名字,一直是我生命中的光。若没有那些沉默而温暖的指引,那些彷徨时分的当头棒喝,那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谁又知道我将在哪个岔路口走失?

人生是短暂的,短暂到也许只能做好一件事。也许我写不好儿童文学,但秉持儿童文学的理念去生活,让它成为自己情感和信仰的栖居之所,这正是我愿意一心一意去做的一件事。



李东华,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出版有《薇拉的天空》《远方的矢车菊》《桃花鱼》《猪笨笨的幸福时光》《思无邪——当代儿童文学扫描》等20余部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

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在新世纪中的突围

□徐妍

虽然中国儿童文学长期以来被放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之外,但任何有关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讨论,都无法绕开它的历史存在。事实上,当我们祛除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记忆,只将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局限于当下儿童文学自身的时候,很难看清楚它是什么,意欲何往。所以,论及新世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学作家李东华的创作实绩,需要在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的双重维度中进行考量。

对训导类与商业类儿童文学的突围

自上世纪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以来,训导类儿童文学长期居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主流位置。即便如叶圣陶、张天翼这样的作家,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损伤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和儿童性。虽然偶有如凌淑华、丰子恺等作家的创作逸出了训导类儿童文学的规定,却不可避免地陷入被漠视或误读的命运。“十七年”间,训导主义儿童观升级为不容置疑的儿童文学观念。虽有民间童话的注入,但还是难以改变训导类儿童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界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回返到鲁迅的“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周作人视儿童为“完全的个人”的现代儿童观,才改变乃至结束了训导类儿童文学居于权威中心的地位,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新时期”。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分化期(朱自强语)。即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纯文学”类儿童文学继续深化文学性与儿童性的融合;走市场路线的儿童文学则继续扩大娱乐化与商业化的联盟。特别是在对于读者群的争夺上,中国儿童文学的复杂性远超出了成人文学的复杂性。

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创作,就成长于上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分化期的特定背景下,同时又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记忆相互缠绕在一起。此外,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创作又不可避免地注入了她的个人记忆。

作为“70后”儿童文学作家,李东华的童年、少年阶段分别遇上了“文革”后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小学阶段她不可避免地与同代人一道接受了训导主义儿童观的教育余脉。但是,1992年李东华成为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由此开始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反思训导主义儿童观。当然,北大5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对于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创作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很难完全说清楚,但有一点确如刘震云所说:北大不培养作家,但一位作家上不上北大是不一样的。1997年李东华毕业的那一年,不仅正式发表了童诗,而且组诗《亲情》在1998年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奖新作奖。不过,李东华真正被关注并获得好评还是起自新世纪。新世纪之后,李东华创作了儿童诗、儿童小说、童话、儿童散文和儿童文学评论等多种作品,堪称同时探索多种文学形式的实力派儿童文学作

家。其中,儿童小说与童话的成就更为引人注目。而无论是哪种文学形式,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创作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历史上训导类儿童文学与当下商业类儿童文学这两种儿童文学之间如何突围。

悲剧性小说与喜剧性童话

与许多文学青年一样,李东华最早钟情于诗歌,但是,真正为她带来持久的文学声誉的,首先还是她的小说。

《薇拉的天空》作为李东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对于她儿童文学创作的10年历程来说,意义非凡。这部长篇一发表,就获得了批评界的好评,并被评价为“儿童心理小说”。这意味着李东华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迥异于训导类儿童文学与商业类儿童文学的创作模式。表面看来,《薇拉的天空》似乎与新世纪中国儿童小说青睐于校园题材的路有些一致,但实则“貌合神离”。《薇拉的天空》并非单纯地讲述校园里少男少女之间的小清新故事,也并非有意凸显时尚的兄妹恋的重口味故事,而是以作家自我的成长体验探索了儿童小说的悲剧美学。正因如此,小说很快结束了17岁少女薇拉的成长顺境,而转向了对具有“恋兄情结”的薇拉失去哥哥之痛的心理叙事。小说由此聚集了灾变、死亡、孤独、等待、寻找、绝望等多重成长小说主题。但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并未遵循西方成长小说的现代主义美学原则一路向绝境坠落,而是转向了前辈古典主义作家废名、沈从文、曹文轩等所主张的对悲剧的节制叙述。再加上李东华小说诗化的人物形象和纯净的语言美感,《薇拉的天空》奠定了李东华儿童小说的悲剧美学特质:自叙传色彩,成长小说的故事模式,多重现代意味的主题,高贵的古典主义美感,唯美的语言风格。

此后,李东华的儿童长篇小说代表作《远方的矢车菊》和《男生向左,女生向右》继续深化儿童小说的悲剧意蕴的丰富性。获得了2006年冰心儿童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远方的矢车菊》讲述了叛逆少年伟一鸣与精灵般的少女莫亦萝之间由相识、相爱到决别的凄婉故事;《男生向左,女生向右》则讲述了富二代少年郑伊杰与底层家庭出生的少女蒋佳佳之间由误会到欣赏再到相互吸引最终分别的成长过程。应该说,两部长篇小说皆与《薇拉的天空》具有血缘联系:相似的校园题材,相似的叛逆期心理,相似的成长阶段少男少女之间的纯真情愫以及相似的多重成长小说主题。但是,在表现手法上两部长篇有所变化:除了保留了《薇拉的天空》中的心理叙事外,还增加了幽默、俏皮的人物对白,注入了一些时尚化元素。特别是,当儿童校园题材小说已然成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一种新潮流且越写越窄时,这两部长篇小说对已有的模式有所突破:它们在校园、教室的狭隘格局上打开一扇窗,敞开一道门,探索一条路。此外,两部长篇小说在主要人物设计上,不约而同地选取单亲

少女、病痛少女作为小说主人公,让身体的痛苦、精神的伤痛与死亡的阴影一道笼罩在人物的成长之途,为小说平添了浓郁的悲剧氛围。不仅如此,李东华将悲剧性、儿童性与人性放置在一起探索,进而将儿童小说带至一个开阔性的文学地带。在这个意义上,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桃花鱼》的文学价值可以重评。客观地说,《桃花鱼》算不上李东华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也很可能因为徘徊于女性小说与成长小说的边界而两头都不讨好。但是,从人性、女性的复杂处探勘再折返回儿童性,可以更有效地表现儿童小说的悲剧性。事实也是如此,李东华的中、短篇小说集《针尖上的天使》便在儿童性、人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中实现了儿童小说的悲剧美学。特别是,《针尖上的天使》与《我归何处》充溢着古典悲剧美学精神。当然,李东华的儿童小说并不缺乏娱乐性的一面,但在小说的世界中,李东华叙写悲剧似乎比叙写快乐更为动人,也更有其独特的意义。

如果说李东华的小说内化了悲剧精神,那么她的童话则寄予了喜剧精神。而且,非常奇异的是,李东华一进入童话世界,她就自然而然地更换了另一副幽默的笔墨、另一种诙谐的语调,乃至另一个方向——快乐轨道上的想象力。

童话集《猪笨笨的快乐时光》作为近年来李东华童话中令人叫绝的代表作,隐含了李东华对喜剧精神的独特理解。这部童话固然源自作为妈妈的育儿经验,但更源自她的喜剧童话观。李东华感知到了童话历史与童话现实所置身的双重困境,童话集《猪笨笨的快乐时光》在叙事经验的本土化前提下,径直汲取了国外经典喜剧童话的讲述手法、情节编排方式,乃至动物的隐喻方式。其中,中篇童话《猪笨笨的幸福时光》通篇充满喜剧精神。笑点随处可见:猪笨笨明明不会算数,妈妈却偏要他数鸭蛋;他明明不会记事,妈妈偏要他写日记;他明明不聪明,妈妈偏偏为他买来益智速效药水……通过猪笨笨一番番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事与愿违的效果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篇童话逗引得读者开怀大笑。但是,《猪笨笨的幸福生活》并未满足于读者一连串的笑声,而是以幽默的方式让读者笑后思痛。对现行中国教育体制弊病的酸楚反讽、对当下中国儿童“幸福生活”的忧虑,才是这篇童话的用心所在。同样在反讽的笑闹中内含酸楚的复杂况味,在童话《阳光老鼠皮皮》《泥巴流浪记》《会飞的小溪》《装满阳光的梦》和《蚂蚁阿π奇遇记》中,一一得到了巧妙的实现。这些童话主人公百变为老鼠皮拉、泥巴、小溪、小小妖、蚂蚁阿π,个个心怀理想主义憧憬,却在现实世界中不断陷入险境。也正是在理想与现实相碰撞的一次次喜感很强的笑声里,隐含着李东华所一直坚持的文学悲剧精神。

李东华的童话与小说一道构成了她儿童文学创作的双翼,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探寻了儿童文学的诗学意义,即儿童文学是对存在本源的探寻。

■印象

乱弹东华

□刘颋

和东华认识10多年了,从来没有为她写过一星半点的文字,但这从来不妨碍我对她的文字以及一切指手画脚,当然更不妨碍她对我的一切指手画脚。

在东华的长篇校园小说《薇拉的天空》里,她用富有灵性的文字写了一个叫林薇拉的女孩的成长故事。女孩聪明、乖巧、懂事、学习好,不料一帆风顺的人生突遇重大黑障,于是,成长之痛以具体而微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始终认为,《薇拉的天空》是东华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宣告了东华创作起点的高度和未来的可能性。情感的真、生活的厚、文字的纯是其难得的品质,更重要的是,林薇拉就是李东华,一个聪明懂事活泼而又有点小小不安分的女孩的自画像。吸引我的,尤其是那点小小的不安分。挑战自我、挑战陈规、挑战所有看似合理却又不合理的社会规范,不安分是需要天赋的,需要有强大的心理能量和强大的自我支撑。

从齐鲁大地走来的东华,身上带着那方水土和文化的滋养。她有涵养、礼义周到,尤其面对钱财的时候,争着付账这种电视剧中常见的桥段在她身上时常发生。但,这就是李东华,孔孟之乡走来的打小在人伦道德礼仪规约中长大的我的同居室友。见得多了,也就明白了,这种时候,听从比一切选择都正确。

我们是作协简易钢笔皮屋的同居室友,1998年世界杯,我熬夜看球,而东华对此没有熬夜的热情。我把电视音量调到了很小,自以为不会影响一墙之隔的她,于是就心安理得地看完了一个比赛季。数年以后,偶然得知那一年我的熬夜看球让她有了过多次的交流。我一直认为,在现在的儿童文学市场,更受欢迎的是那些有着暖色调的底子和气质的作家,因为他们很容易就把握住温暖、明亮、美好的旋律,这样的作品是阳光灿烂、春暖花开的,哪怕它是以疼痛、悲伤开头的。而东华的文学气质和底色,我始终认为是偏冷色调的,她的笔尖长了一双审视的眼睛,专门发现幽微处的灰暗和来自幽微处的疼痛。哪怕她是猪笨笨,也给人欢笑后的心酸。在她的作品中,作家和社会和世界的关系是相对紧张的,而自小的文化熏陶和滋养,也决定了她不妥协的气质。这种气质在她的长篇小说《桃花鱼》中有着比较充分的展示,她这一方面的才华也在这部作品中游刃有余,有了用武之地。我曾建议她将写作的年龄范围往上拓展,因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显然更适合她,更能让她大展拳脚,而把丰富性和复杂性以简约的方式表达出来对她而言无疑是更大的挑战。然而,对于孩童世界的偏爱,对于童真的呵护,使她更愿意做一个儿童世界里的清洁工,以一己之力,尽可能把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干净,给孩子们一片整洁、明亮的天地。

一路走来,东华的努力都留在了她的作品里。因此,她的作品不仅有发现和审视的眼光,渐渐地也多了些对于生活的无奈的体贴和承受。对于孩子来说,这点尤为可贵。以什么样的姿态来穿越生活的大大小小的黑障,抵达内心的理想之境,是成年人最应该告诉孩子们的。关于这点,我以为,当然可以用现代儿童观等理论话语来分析,但我更愿意看成是那个从齐鲁大地走来的对世界心怀善意的“林薇拉”前世今生的心性、愿望和努力使然。

心怀善意,是的,对待世界、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对待一切和文学相关的東西,东华都是心怀善意的。她的眼神中经常有一种小乳猫看世界时的单纯和天真,而这并不妨碍一只小乳猫从小练习捕杀老鼠的本领。作为一个作者、一部作品忙乱得又累又困顿的时候,东华常对我说,天知道我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天知道我为什么要替别人做这么多啰唆的事情。但就在这样的时刻,一旦谈起一个作者一部作品时,她依然会两眼放光,为她激赏的点滴再次激赏起来。这就是李东华,欣赏呵护一切有才华、有灵气的人和文,而不可救药地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忙碌和劳累。不过,东华的欣赏是有原则的,那就是被欣赏者的自强和自信。一旦眼看着某种才华和灵气走向了岔道,东华的愤怒和失望从来也不会掩饰。一个心怀善意的有原则的小女子,有时候像小乳猫,有时候又变身刺猬,变化的时机无关其他,只在自身。我曾说她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付出很多,吃亏不少,拿世俗的天平称一称的话,有点不值。东华显然是知道这些的,但不以为然,依然以一种文学的姿态生活着、工作着。

如果“林薇拉”能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终老,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定了她不妥协的气质。这种气质在她的长篇小说《桃花鱼》中有着比较充分的展示,她这一方面的才华也在这部作品中游刃有余,有了用武之地。我曾建议她将写作的年龄范围往上拓展,因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显然更适合她,更能让她大展拳脚,而把丰富性和复杂性以简约的方式表达出来对她而言无疑是更大的挑战。然而,对于孩童世界的偏爱,对于童真的呵护,使她更愿意做一个儿童世界里的清洁工,以一己之力,尽可能把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干净,给孩子们一片整洁、明亮的天地。

一路走来,东华的努力都留在了她的作品里。因此,她的作品不仅有发现和审视的眼光,渐渐地也多了些对于生活的无奈的体贴和承受。对于孩子来说,这点尤为可贵。以什么样的姿态来穿越生活的大大小小的黑障,抵达内心的理想之境,是成年人最应该告诉孩子们的。关于这点,我以为,当然可以用现代儿童观等理论话语来分析,但我更愿意看成是那个从齐鲁大地走来的对世界心怀善意的“林薇拉”前世今生的心性、愿望和努力使然。

心怀善意,是的,对待世界、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对待一切和文学相关的東西,东华都是心怀善意的。她的眼神中经常有一种小乳猫看世界时的单纯和天真,而这并不妨碍一只小乳猫从小练习捕杀老鼠的本领。作为一个作者、一部作品忙乱得又累又困顿的时候,东华常对我说,天知道我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天知道我为什么要替别人做这么多啰唆的事情。但就在这样的时刻,一旦谈起一个作者一部作品时,她依然会两眼放光,为她激赏的点滴再次激赏起来。这就是李东华,欣赏呵护一切有才华、有灵气的人和文,而不可救药地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忙碌和劳累。不过,东华的欣赏是有原则的,那就是被欣赏者的自强和自信。一旦眼看着某种才华和灵气走向了岔道,东华的愤怒和失望从来也不会掩饰。一个心怀善意的有原则的小女子,有时候像小乳猫,有时候又变身刺猬,变化的时机无关其他,只在自身。我曾说她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付出很多,吃亏不少,拿世俗的天平称一称的话,有点不值。东华显然是知道这些的,但不以为然,依然以一种文学的姿态生活着、工作着。

如果“林薇拉”能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终老,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